(116)

1992、5月
《大陸雜誌》

劉鳳翥撰

略論契丹語的語系歸屬與特點

大陸雜誌第八十四卷第五期抽印本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略論契丹語的語系歸屬與特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研究所　劉鳳翥

遼代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境內通行多種語言，主要是漢語和契丹語。

契丹語是遼代最通行的重要語言，不僅契丹人說契丹語，一些漢人也會說契丹語。例如鄭恪就『通契丹語，識小簡字』（註一）。即使在非契丹人統治的地區也有漢人會說契丹語。例如耿崇美在投降契丹人之前即『曉北方語』（註二），宋代的劉重進『無他才能，徒善契丹語』（註三）。

本文主要談一下契丹語的語系歸屬、契丹語與其他語言的關係和契丹語的特點。

一、契丹語的語系歸屬及與其它語言的關係

經過近一百年的學術討論，契丹語屬於阿爾泰語系已是中外學界趨於一致的結論。

《夷堅志》丙志卷十八說：『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每爲予言以爲笑。如「烏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裡和尚門子打，水底裡樹上老鳥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早期的學者就是根據這種把『敲門』說成『門子打』，實語放在謂語前面的現象，斷定契丹語屬於阿爾泰語系。根據漢文文獻中記錄的零星的契丹語資料，結吉契丹族的族源及其活動地域和它與周圍民族的關係等方面的情況考察，契丹語屬於阿爾泰語系可定而無疑，這在學界也無太大異議。學界長期爭論的主要是契丹語屬於阿爾泰語系中的哪個語族的問題。

日本的白鳥庫吉早年曾引證《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太宗所說『契丹與突厥異類』的話和《遼史》卷六四『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的記載，從而斷定了契丹語不屬於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並根據漢文史書中記錄的幾個契丹語單詞的讀音，如『第』讀『迺』。『五』讀『討』、『百』讀『爪』，通過語言學的比較，從而斷定了契丹語是屬於蒙古語族的語言（註四）。長田夏樹根據《北風揚沙錄》女眞『與契丹語不通』的記載，斷定契丹語最低限度不是滿洲語或與滿洲語相類似的語言。他又根據《魏書》卷一百失韋傳所傳，失韋『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以及蒙古是由唐代失韋中的蒙兀部發展而來的史實，並根據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把契丹語斷爲阿爾泰語系中的蒙古語族（註五）。

隨著比較語言學的深入研究和契丹小字解讀的新進展，契丹語是屬於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推論越發明朗，這通過下面的兩個表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們把文獻記載的契丹語單詞中凡是能與阿爾泰語系諸語言比較的例一張對比表。另外把已解讀的契丹小字中的契丹語詞中凡是能與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對比的也列一張對比表。

順便說明，兩張表中所用女眞語資料皆根據羅福成類次本《女眞譯語》和靜嘉堂本無文字《女眞譯語》，所用滿語資料皆根據羽田亨著《滿和辭典》；所用蒙古語資料皆根據涵芬樓秘笈本《華夷譯語》、海涅什編《元朝秘史辭典》、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室編《蒙漢辭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道布編《蒙古語簡志》和查于哈達同志提供的少數口語材料；所用達斡爾語資料依據恩和巴圖等編《達斡爾語詞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內蒙古大學蒙

古語文研究室編《達漢滿蒙詞匯》一九七七年油印本、仲素純編《達斡爾語簡志》；所用土族語資料根據照那斯圖編《土族語簡志》；所用東鄉語資料根據劉照雄編《東鄉語簡志》；所用錫伯語資料由汪玉明同志提供；所用東部裕固族語資料根據照那斯圖編《東部裕固族簡志》；所用回鶻語資料皆根據《高昌譯語》。所引用的不同語言或同一語言的不同資料的轉寫與標音並不一致，爲了尊重原著，一仍各家之舊，不加統一。對契丹小字的標音則用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沒有的音位用國際音標。

史書中所記契丹語語詞與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對照表

漢字所記契丹語音	詞義	對應的語言
撻馬	扈從官	滿語Dahambi『跟隨』。
阿主	父祖	蒙古語ejn『主子、君主』。
阿點	貴	女眞語『貴』音『哈的』。
阿里朵里（阿魯敦）	貴顯盛名	蒙古語aldar『榮譽』、『名望』、『尊姓大名』。
達剌干	縣官	蒙古語darlig-a『長』、『首長』、『長官』。 滿語dalaha『頭目』、『爲首者』。
虎斯	有力	蒙古語huqu『力量』。 達斡爾語kuʧ『力量』。 滿語hūsun『力』。
斡魯朵	宮	回鶻語『宮』音『兀兒都』。 蒙古語『宮』音『斡耳朵格兒』（直譯爲『宮房』）。 女眞語『皇殿』音『斡兒多哈安博』（『斡兒多』爲『宮』、『哈安』爲『汗』、『博』爲『房』）。
葛兒汗	君王	蒙古語『皇帝』音『合ᵊ罕』。
迺	『正月』之『正』	蒙古語nige『一』。
捏離	日	蒙古語nara『日』。
怦里（轄離）	請	達斡爾語soh『請』、『邀請』。 滿語Soli『請』。
陶里	兔	蒙古語『兔』音『討來』。 達斡爾語tauh『兔』。 土族語toolii『兔』。
樺	射	蒙古語『射』音『合ᵊ兒卜』。 達斡爾語xarab『射』。
賽伊唲	月	蒙古語Sar-a『月份』。
討	五	蒙古語『五』音『塔奔』。 達斡爾語ta:wu『五』。 土族語taavun『五』。 東鄉語tawun『五』。 東部裕固語taawan『五』。
奢	好	蒙古語『好』音『撒因』。 女眞語『好』音『塞因』。

		土族語saiin『好』。 達斡爾語sain『好』。 滿語sain『好』。 錫伯語sian『好』。
捏褐	犬	蒙古語『狗』音『那孩』，蒙古語科爾沁方言口語『狗』音nox。 達斡爾語nor『狗』。
戴	燒	蒙古語tulehu『燒』。 滿語deiji『燒』。
炒伍佾	戰	蒙古語ca'ur（察兀兒）『征進』、『出征』、『侵襲』。
梅里	貴戚官	蒙古語mairan『梅林』（官名）。
瓦里	監獄	土族語vara『捕、捉』。 達斡爾語wail『罪行』。 滿語weile『犯罪』。
奪里本	討平	蒙古語durbegehu『撵走』、『赶走』、『驅逐』、『嚇退』。
孤穩	玉	女眞語『玉』音『古溫』，亦音『頗兀』。 滿語gu『玉』。 達斡爾語gu『玉』。
爪	百	蒙古語『百』音『札溫』。 達斡爾語dʒau『百』。

可敦	皇后	鮮卑語『皇后』音『可敦』。 蒙古語『娘子』音『哈敦』，『皇后』音hatUn。
撒剌	酒樽	蒙古語『木盆』音『察剌』。
烏	水	蒙古語『水』音『兀孫』。 達斡爾語os『水』。
陶猥思	土	夢古語to'osun『塵土』。 達斡爾語taura:ldʒ『黏土』，tare『田地』。t'a:rel『塵土』。
沒里	河	蒙古語moren『江』。 達斡爾語mur『江』。
曷朮	鐵	達斡爾語kaso『鐵』。
匣列	復來	蒙古語harihu『返回』。 達斡爾語xarri-『返回』。 土族語xara『返回』。 東鄉語qari『返回』。 東部裕固語xara『返回』。
鶻里	偷	蒙古語『賊』音『忽+剌孩』。 女眞語『偷』音『忽魯哈』。 回鶻語『賊』音『襖力』。 達斡爾語xolo:『偷』。
厥荷	通好	蒙古書面語jʊqiqu『友好』、『商量』。 女眞語『朋友』音『捏苦魯』。

斡魯	回鶻語『厚』音『哈林』。 達斡爾語xuluu『多餘』。
若(苦)統	福佑 女眞語『福』音『忽禿兒』。 滿語hūturi『福』。 按：由於阿爾泰語系諸語言中詞首均沒有『r』音，所以『若統』應爲『苦統』之誤。
鐵摑	崇高 回鶻語『嶺』音『塔班』。 滿語dabagan『嶺』。 達斡爾語tob『直的』。
可忒	無極 蒙古語hetu『過頭的』：kete-xat『超過了邊』。
匹裂	木罌 蒙古語pila『盤子』。 女眞語『楪子』音『非剌』。
捏骨地	跪 女眞語『跪』音『捏苦魯』。 蒙古語『跪』音『莎萬惕』。 土族語sgoda『跪下』。
坤不刻	旋風 蒙古語『風』音『克』，『旋風』音hui。
提烈	種田 蒙古語tarihu『種植』。 達斡爾語taɾ『種植』。 滿語tarimbi『播種』。 回鶻語『農』音『塔力』。

	東鄉語tari『種植』。 土族語tarə『種植』。
十里鼻	奴婢（罵人語） 達斡爾語tʃarp『搖尾』。
蒲迚盌	興隆 達斡爾語pus『繁殖』。
窩篤盌	慈息 達斡爾語undusu『生根』。

已解讀的契丹小字中契丹語詞與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對照表

契丹小字	字義	字音	對應的語言
𘥁𘤪	露	shoud[r]in	蒙古語『露』音『石兀得鄰』。 回鶻語『露』音『守得林』。 女眞語『露』音『失雷』。
𘥁𘤪	雞	deha	女眞語『雞』音『替和』。 回鶻語『雞』音『塔號』。 蒙古語『雞』音『塔乞牙』。
𘥁	五	tao	蒙古語『五』音『塔奔』。 達斡爾語ta:wu『五』。
𘥁𘤪	兔	taolia	蒙古語『兔』音『討來』。 達斡爾語taul『兔』。
𘥁	汗	han	蒙古語『皇帝』音『合罕』，han『汗』。

			女眞語『皇帝』音『哈安』，又音『罕安』。
犬	miehe	蒙古語『狗』音『那孩』，科爾沁蒙古語方言口語『狗』音ɲɔx。 達斡爾語nor'『狗』。	
烏鴉	hehe	女眞語『烏鴉』音『哈哈』。 滿語gaha『烏鴉』。 達斡爾語ggaga『烏鴉』。	
玉	gu	女眞語『玉』音『顧兀』。 滿語gu『玉』。 達斡爾語gu『玉』。	
字	usge	蒙古語usug『字』。	
可汗	hahan	回鶻語『皇帝』音『哈罕』。 蒙古語hagan『可汗』。	
中	danda	達斡爾語d'and『中』。 蒙古語dunda『中』。	
冬	ugul	達斡爾語ugul『冬』。 蒙古語『冬』音『兀奔ㄒ』。	
龍	lu	蒙古語『龍』音『祿』。 回鶻語『龍』音『盧』。	
降	wa[r]	達斡爾語war『降』。 滿語wasimbi『降』。	

父	eqige	蒙古語eqige『父』。	
宮、院	u[r]e	女眞語『院』音『嘔勒』。	
部	mukun	達斡爾語mokun『族』、『氏族』。 滿語mukun『族』。	
昔	cela	滿語cala『先年、數年前』。	
山羊	ima	達斡爾語ima『山羊』。 蒙古語imag-a『山羊』。 女眞語『山羊』、『一馬剌』。	
孩子	niaon	達斡爾語mo:n『男孩』。	
兒子	kewu	蒙古語『兒子』音『可溫』。 達斡爾語keku『兒子』。	
馬	mu[r]i	蒙古語『馬』音『抹鄰ㄧ』。 女眞語『馬』音『母林』。 達斡爾語mor『馬』。	
蛇	mehai	蒙古語『蛇』音『抹孩』。 女眞語『蛇』音『梅黑』。	
名、諱、號	i[r]	達斡爾語nar『名字』。 蒙古語ner-e『名』。	

丞	凡	企	村	及	並	才	屮
百	寬大	敕	哀	聖	掩	人	歲次之『次』
zhua	cige	kes	genda	meugu	dahanla	anyila	jilebe
蒙古語『百』音『札溫』。達斡爾語dʒau『百』。	土族語ʃge『大』。東部裕固語ʃge『大』。	達斡爾語hes『旨、命令』。滿語kese『敕旨』。	蒙古語gunigta『悲哀的』。	達斡爾語mergen『賢明』。滿語mergen『賢人、智者』。	達斡爾語『蓋上』。	達斡爾語ajgal『人口』。滿語ang gala『人口』。	達斡爾語galab『代』『年代』之『代』；jil『紀、屬性、地支』。

通過上述兩表可以清楚看出，不論是文獻記載的契丹語詞還是已解讀的契丹小字中的契丹語詞，讀音與蒙古語族中的語言相同或相近的最多，女眞語和滿州語次之，回鶻語最少。

契丹在建國前曾長期受突厥控制，因而在契丹語中有突厥語或回鶻語借詞是理所當然的。還應看到，有一些契丹語詞的讀音雖與回鶻語相同或相近，但也與蒙古語和女眞語相同或相近。例如『雞』這個詞都讀與deha大致相近的音，這類詞可能是阿爾泰語系的祖語，因而在阿爾泰語系各語族中發音相近。還有的契丹語詞的讀音雖與回鶻語相同或相近，但也與蒙古語相同或相近。例如『龍』這個詞都讀lu。『龍』是漢族固有的圖騰觀念。突厥語中的『龍』可能是漢語借詞，由於在借貸過程中脫落了鼻音ng。從而讀成lu，由突厥語又借入契丹語，又由契丹語借入蒙古語。這充分反映了祖國各兄弟民族之間在語言方面互相學習互相影響的錯綜複雜的情況。

契丹在建國前就長期與女眞族前身靺鞨爲鄰，建國後又長期統治女眞，因而契丹語和女眞語中必然有相互借貸的情況。女眞語是滿語的祖語，因而契丹語詞中有讀音與女眞語或滿洲語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也是必然的。由於契丹族與女眞族的關係比與回鶻族的關係密切，所以契丹語的語詞讀音與女眞語相同或相近的情況比回鶻語多。有一些契丹語詞的讀音雖與女眞語或滿語相同或相近，但也與蒙古語族的語言相同或相近。這是由於女眞語、滿語和蒙古語族語言中讀音與契丹語相同或相近的語詞都是借自契丹語的結果。達斡爾語詞中讀音與滿語相同或相近的不少，一般認爲這類達斡爾語中的語詞是借自滿語，我們說這類達斡爾語詞和滿語詞都是借自契丹語或許更爲妥當。

已知的契丹語詞中，讀音與蒙古語或蒙古語族中其它語言如達斡爾語、土族語、東鄉語、保安語和東部裕固語相同或相近者占絕大多數，尤其是與達斡爾語相同或相近者更多。這充分說明契丹語是屬於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中更加接近達斡爾語的一種語言。

國內外學者很早注意到契丹語與蒙古語的密切關係，『過去一般認爲契丹語比起蒙古語來保存著更古老的形態，如果了解其形態，可以在阿爾泰語系祖語形式的再構擬方面期望有很大的貢獻。然而隨著對契丹語的實體有所了解，這種期待變得單薄了，莫如說契丹語比起中期蒙古語或蒙古書面語來，有著更爲簡單的形式，我覺得人們的推測似乎要沿著這個方向前進。』（註六）

在文獻記載的契丹語詞和已解讀的契丹小字的契丹語詞中都有一

些找不到的對應語言的情況。這類語詞既不是借自其它語言，又沒借給其它語言，而是契丹語固有的。這類語詞的存在說明契丹語雖屬於阿爾泰語系中的蒙古語族，但幷不等同於現存蒙古語族中的任何一種語言如蒙古語或達斡爾語，而是蒙古語族中已經消失的一個獨立語言。某些國內外學者採用把契丹語與蒙古語等同起來的辦法解讀契丹文字之所以徹底失敗或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在於過分強調了契丹語與蒙古語的一致性，而忽略了它們之間的差別性。過分強調任何一個側面而忽略另一個側面必然導致極爲荒唐的錯誤。

契丹語不僅與阿爾泰系諸語言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契丹族與漢族之間有著長期的經濟文化聯係，因而契丹語中混入了相當數量的漢語借詞。例如契丹語中的一些職官名如『皇帝』、『皇后』、『皇太后』、『皇太叔』、『左丞相』、『右丞相』、『中書門下平章事』、『銀青光祿大夫』、『金吾衛大將軍』、『節度使』、『觀察使』、『留守』、『尚書右僕射』、『國子祭酒』等全部是漢語借詞。不僅人名、地名和職官名用漢語借詞，『用契丹語難以表現的語詞，好像幾乎都使用漢語』（註七），如契丹語中的『册文』、『宣懿』等也是漢語借詞。漢語中也有契丹語借詞，如『詳穩』、『乙林免』、『骨朶』等。

總之，契丹語由於屬於阿爾泰語系的蒙古語族，因而與阿爾泰語系諸語族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又由於契丹語屬於阿爾泰語系中的蒙古語族，因而與蒙古語族中的語言關係最爲密切。契丹語中雖也有漢語借詞，但由於契丹語和漢語分別屬於不同的語系，因而二者在語音和語法方面有著明顯的差異。

二、契丹語的特點

文獻中的契丹語資料很少，對契丹小字的解讀也僅僅取得有限的進展，因而我們對契丹語的認識還處在摸索迷離之中。根據現有資料和現有研究成果概述一下契丹語的特點。這些概述雖然非常支離破碎而不系統，但管中窺豹亦可足見一斑。

通過對契丹語音資料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發現契丹語中有ㄅ、ㄉ不分的現象。例如《遼史》記錄的契丹人名中多有叫『撻不也』和『塔不也』者，寫成契丹小字，二者實爲一詞。音譯漢字『大』的契丹小字也可以音譯漢字『太』。音譯漢字『德』的契丹小字也可以音譯漢字中的『特』。這都說明契明語中ㄅ、ㄉ不分。

契丹語中還有ㄐ、ㄑ、ㄒ不分的現象。例如音譯漢字『期』字聲母的契丹原字又可以用來音譯漢字『興』的聲母。音譯漢字『酒』的契丹小字又可以用來音譯漢字『修』。音譯漢字『乾』的契丹小字又可以用來音譯漢字『縣』和『玄』。音譯漢字『漆』的契丹小字又可以用來音譯漢字『西』。這些都說明契丹語中ㄐ、ㄑ、ㄒ三個音位區分不清楚。

契丹語中不僅ㄐ、ㄑ、ㄒ不分，而且ㄐ、ㄑ、ㄒ三個音與ㄍ、ㄎ、ㄏ也有一些混淆。例如音譯漢字『興』和『許』字聲母部分的契丹原字，不僅也可音譯『期』的聲母，還可音譯漢字『開』和『空』的聲母，更可音譯漢字『徽』的聲母。

契丹語中還有ㄓ、ㄔ、ㄕ不分的現象。例如音譯漢字『昭』字聲母部分的契丹原字也可音譯漢字『丞』和『臣』的聲母，還可音譯漢字『尚』和『上』的聲母。

契丹語中是否有ㄈ音位，學界意見還不一致。我們根據對契丹小字解讀的情況傾向於有ㄈ音位的觀點，即使原來沒有，後來也從漢語借入了這個音位。但多使用於漢語借詞，也有與ㄅ音位相混的現象。

契丹語中有漢語所沒有的音位，例如[r]

關於契丹語的語法，人們常引前面已經提到的《夷堅志》中把『敲』說成『門子打』的例子，說明契丹語中賓語放在謂語前面，語序與漢語不同。通過對契丹小字的解讀，反復說明這條原則。例如在契丹小字資料中把『寫字』說成『字寫』，把『封靜江軍節度使』說成

『靜江軍節度使封』，把『至唐乾陵』說成『唐乾陵至』，等等。這種把賓語置於謂語前面的語序是阿爾泰語系中諸語言的共同特點。

契丹語的單詞往往多音節。語法非常嚴密，有時、數、格的變化，利用粘著詞尾的辦法來表示語法關係。例如契丹小字非爲『時』之義；宅敉爲『四時』之義，非字粘了一個表示複數的附加成分兴；宅敉爲『四時的』之義，非字既粘著表示複數的附加成分兴，又粘著了所有格詞尾杊。爲了表示多種語法關係，可以在一個單詞上粘著一系列的附加成分。又例如翻譯漢字『大金皇弟』的契丹小字爲叉山𦬁杕天𠂔，把它再轉譯爲現代漢語應爲『大金國的可汗之弟』。於義爲『國』的㑃字粘著所有格詞尾杊，於義爲『可汗』的夲土子粘著有所有格詞尾𡗗。再例如翻譯漢語『至唐乾陵』的契丹小字爲㑛杊㚢𡰪矢燚，音譯漢字『唐』的契丹小字㑛粘著所有格詞尾杊，音譯漢字『陵』的契丹小字𡰪粘著有時位格詞尾夂，於義爲『至』的契丹小字燚 按阿爾泰語系的語序置於最后，并粘著有表示過去時的詞尾朩。把它譯爲現代漢語應爲『曾至於唐之乾陵』，語法關係極爲嚴密。契丹原字夂爲時位格詞尾，它經常粘著在表示時間或地點的單詞上，表示在什麼時間或什麼地點，譯爲漢語有『在』、『於』等義。契丹語中時、數、格的變化雖然非常嚴密，我們對它的認識還很膚淺，系統全面而又清楚的認識還有待於今後研究工作的深入。

在掌握契丹語語音規律方面，它有沒有元音和諧律是一個重要問題。大家知道，元音和諧律是一個詞裡邊的元音之間的互相影響、互相同化的問題，常常表現爲某些具有相同特點的元音出現一個詞裡，而與具有別的特點的一些元音相對立。這種現象在阿爾泰語系的諸語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我們把契丹語中形態變化較多的單詞作了一番比較，結果發現，契丹語有比較明顯的元音和諧現象。這種現象，不但涉及舌位的前後，還涉及唇形的圓展。從契丹小字中多種所有格詞尾的存在就可說明契丹語中存在著元音和諧律的現象。例如所有格詞尾𡗗音an，它接在a類元音的詞幹之後；所有格詞尾杊音en，這個含有央元音ə的所有格詞尾具有很大的適應性，用法較寬，它除了一般接在ə類元音的詞幹之後以外，也可以接在其它元音的詞幹之後；所有格詞尾兩音in，它接在i類元音的詞幹之後；所有格詞尾不音on，它接在o類元音的詞幹之後；所有格詞尾𡿨音un，它接在u類元音的詞幹之後；所有格詞尾公音ün，它作所有格詞尾使用並不普遍。所有格詞尾有這麼多，各與其相類的元音詞幹相粘著，這正是元音和諧律的明顯特點。

限於認識水平，我們對契丹語的介紹既不系統也不全面。然而即使通過上述膚淺而又零碎的介紹，也足以窺見契丹語的一些特點。隨著契丹文字解讀的不斷深入，我們對契丹語將會有更加清晰的認識。

注釋：

註一：《鄭恪墓誌銘》，見《全遼文》第二三頁。

註二：《耿延毅墓誌銘》，見《全遼文》卷六第一一九頁。

註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中華書局標點本第一九九頁。

註四：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載《史學雜誌》第二四編第七號。

註五：長田夏村《契丹文字解讀的可能性》，載《神户外國語大學論叢》一九五一年第二卷第四號。

註六：西田龍雄著、劉鳳翥等譯《契丹文字解讀的新進展》，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編《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一九八四年第四集，參見第九〇頁。

註七：西田龍雄著、劉鳳翥等譯《契丹文字解讀的新進展》，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編《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一九八四年第四集，參見八二頁。